

〈反芻空間〉

一開始我是一頭擁有四個胃的牛，以為吞嚥這個動作，十分容易。

行駛過的街燈在路口處轉彎、天空往急促的方向傾倒、對向三樓紅磚建築物的窗口有煮食的家常氣味、深夜的紅綠燈徒存形式不具意義、車頭燈已然毀壞你的手緊握方向盤青筋隱隱畢露，再下一秒，煞車就要煞不住油門的躁動。你在等待嗎？我是在等待的，等待一次碰撞、一次來不及的轉彎，我們會把一切結束。指甲陷進肉裡泛出青白的色澤，自左邊傾瀉一片透過層層空氣流轉下來的月光。

在這條路上我們是沒有其他光源的。你說，路燈壞了，天空暗了，車在跑高速，路上沒什麼車那也無妨的。駕駛座旁的窗戶已經壞了，四分之一的天空毫無遮擋，有些雨絲隨風颳進車內，偶爾打濕你指尖挾著的一根劣質香菸。

被雨打濕翅膀的灰色鴿子群聚在路的一頭。牠們低頭啄食、來回踱步，風切開空氣，受驚後起飛逃逸。行經此處，月亮離我們太近，打斷了黑暗，我不慣習。白色的月光覆蓋了你心不在焉的側臉，將我們僅存的連結打斷，夢境從此交疊至現實生活。昨天還沒有結束，今天卻又要開始了。

你不曾在我們生命裡留下你的名字；我們不喚你。

窗外早已是深夜了，二手菸味的質地混合著潮濕的空氣，不知為何，竟給我一種熟悉的錯覺。彷彿這不過是一次普通的遷徙。

月光散了。

除了你的菸頭以外，我們無言以對；因為我們沒有相對。這樣很好。我枕在你搖搖晃晃的車窗邊，吸食你的二手菸，像共享一些父子間的小秘密。黑暗是我們最完美的連結，模糊疆界、模糊身分和地位，你是不是個父親，也不再那麼重要；我喚不喚你父親，這時你也不會心痛的了。

因為我不會喚你。

困意漸漸襲來。副駕駛座上，手環著胸，護腕、寬鬆的上衣，睡得不甚安穩，像是遺落了什麼沒有帶走。幾台趁著深夜開快的車喇地迅速交錯而去，車頭燈幽微的光線帶來一點視線。我忽然有些好奇，那些經過的駕駛中，如果他們曾經往我們的車裡一瞥，我們，會是一對流離的父女或父子？

我不想看你。但終究會有別人看到我們。

我大口大口地吞下時光，把它們吃乾抹淨，我就能不用記得。

前年夏日的豔陽下，車子在空曠的路上高速行駛，像刀子，一路切開空氣，使你我耳中充斥風聲。你教我如何開車，你教導我的方式像對待男孩，你說，把白線當作懸崖，如果車輪壓到線，就是掉進懸崖裡了，所以，要沿著線開。

你下了車，帶著你抽了一半的菸，在盛夏時節泡了一杯子的冰水走到一旁的護欄邊坐下，把我一個人留在駕駛座上。「開啊，」你說，「慢慢踩油門，不用害怕。」語調悠閒，大有一簑煙雨任平生的恬淡氣魄。

你是真的一點也不緊張，對於一個初練車的女兒。是因為你相信她有男孩子的特質，還是覺得即便整個家庭已經被你傷害得體無完膚，她仍舊活得很好，所以她非常勇敢？

但畢竟，這是你少數以父親的姿態教導我往前。我珍惜。車內留有刮鬍泡的味道，方向盤上殘留你指尖的煙味和陳年的霉味。這車老了，多久了，給初學者練車不怕撞也不怕壞。

那是最後一次，你伸出手摸摸我男孩子氣的短頭髮。沒將頭髮剪短前，我不會意識到自己的五官與你如此相似，只覺得臉孔男孩子氣了些，並無特別感覺。束胸藏住隆起的乳房，一身挺拔帥氣的襯衫。很像男孩了，但不是真正的男孩，腿不像男生這麼長。駕駛座往前靠點，勉強踩得到油門和煞車。

我們一直，沒有好好地一個地方生活過。房租的調漲是經、你的失業與否是緯，是這樣的時間和空間細細密密地網羅起我們的童年地圖的。從兩房一廳的公寓換過另一個套房、從這條巷子搬進另一條街，很快地，我心目中的地圖便自我們遷徙的路線中慢慢構築起來；而我對安定生活的一點點嚮往，也很快在這樣的游離裡迅速崩解，灰飛煙滅。

張愛玲曾說，也許愛不是熱情，也不是懷念，不過是歲月，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只覺得，這生活，真是消磨。

我以爲它們從此會在我體內沉睡不醒，而我能在廣闊的草原裡吃別的草。

今天我練習收拾情緒、練習打包每一個場景。折疊衣服，包括夏天和冬天。

媽的衣服已經收拾好了，她的動作一向又快又俐落。上班穿的剪裁合宜的套裝、綴著蕾絲邊的內衣、漂亮的毛製裙子……都整整齐齊地疊好，放在箱子裡。我跟妹妹坐在地上整理自己的衣服。

我有幾件運動內衣、幾件束胸，英挺好看的襯衫、幾件寬鬆上衣、幾件牛仔褲。沒有你以後我就是家裡的男生了。這雙皮鞋放在新的套房門口，人家也會以為房裡有住男生，而不敢輕舉妄動了吧。

妹妹的大眼睛在掉眼淚，鼻子哭得紅紅的。她把她的小洋裝收好，再把布娃娃放上去。我抱抱她要她快哭一哭，一會兒媽回來就別哭了。妹妹妳知道，媽也不好過。她點點頭，問我可以吃冰淇淋嗎？我給了一些零錢要她自己去買。你沒錢給她，我有。

她的腳步離開，你的腳步跟著從後頭蹣跚進來。我沒有看你。你拿了一件藏青色西裝擱在尚未闔上的行李箱上頭。空氣間沒有語言也沒有流動。整理得熱了，我把額前濕漉漉的瀏海往旁撥，露出剃掉的一邊頭髮，後頸短短的髮尾刺得脖子癢癢的。把髮蠟扔進袋子裡，順手拿起你的西裝端詳了下，質料挺好。

……什麼時候剃頭髮了？

我沒應話，抬眼凝視你的眼睛。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已經可以無懼地去面對你的眼光。你被我盯得尷尬了，將眼睛撇開，訥訥地說，西裝是二十年前手工做的，很好的料子，妳拿去改一改，以後可以穿。

我還是沒說什麼，默默地接下你的衣服。你走了。說是到陽台抽個菸。

臥房裡好多布娃娃。我是在臥房裡長大的小孩，我喜歡臥房裡溫暖的、鵝黃的燈光，老舊的音響裡面柔軟的歌，毛茸茸的布偶動物，也喜歡以前你和媽還沒開始吵架的時候。

每次待在這裡，我就像回到過去，在那個一切痛苦的離別都還沒發生的時光裡。在這裡我永遠是一個小孩，可以撒嬌、耍賴，可以蹦蹦跳跳，可以喊你一聲爸。

你跟媽，離婚兩個字，我跟妹妹想起來簡單，覺得理所當然，但真正打包起來，仍然，撕心裂肺。打包是重新整理過過去蕪存菁的過程，有首歌說，愛是兩個人從陌生走向陌生的旅途，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好像也很適用。

但我終究要走出去。走出這個房門，走到客廳，走到外頭，去哪都好，從這裡出去，面對現實生活。

所有我做的事情，都是我對你和這個家最後一次的道別。我想學著不要留戀，親愛的父親，因為我覺得你不值得。有時。

能問心無愧地喊你一聲爸爸，竟然成為長大的我最大的渴求。

你我都沒有想到，對吧。

小河邊有水，胃脹脹的，我去喝了，試著幫助消化。

電視機開著，球賽的播報成為狹小的客廳裡唯一沒有間斷的聲音。沒有風，電風扇年久失修，只有你指尖捻的一支菸，乾燥的白霧瀰漫了整個空間，一如多年以及多年前的每一日，場景始終沒有變過。

時序推近深夜，我與你之間夾著一張小桌子無聲對晤。小桌中央擺著一瓶廉價的威士忌，以及數樣小菜下酒，偶爾你執筷夾起一塊滷得金黃的豆干、而我，我喝酒是不配菜的，因此我只是沉默，時而啜一口杯中物。

在這個地方，我和你，父親，我們曾經談論過許多。

喝酒時你才說話，第二天醒來全盤皆忘，像前一晚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，像你下半場的人生。我聽你說過高中時便逃家，那股拗勁兒像現在的我，台北大都市算什麼你流連過的酒吧咖啡廳高級餐廳沒人沒聽過的；當兵時的故事，場景是金門外島，是金馬獎呢，你得意的說，怎麼跑、怎麼操練，對照你現在肥肥的肚子，還斟了第二杯酒；以前你在農會上班的風光時光，抽過哪幾個品牌的菸，燈紅酒綠，紙鈔像落羽灑紛飛、你曾經開車路經哪裡，哪個地方有好吃的乾麵和雞湯、哪一家的麻辣鴨血湯頭特別鮮特別好……

說這個，爲了什麼呢，父親？我想其實也不爲了什麼，不過就是一場傳承，不願自己的一生就真消逝在孩子的心裡。

這是一場場父親和兒子的對話，你自己也清楚，終究只有兒子能聽懂父親。而你只能將我當作兒子。你只能將我當作兒子，在這場離散中，你才能欺騙自己心安理得：我兒子不像我，他扛得住的。

斑駁牆上的鏡子映照出我和你的形貌，視線偏離桌心，逃開對望中央，我看

見自己早已緊繃得一身汗流浹背。一個小少年在鏡子裡頭，十八歲就有二十八歲的眼睛；而與她對座的男子，彷彿釘著在無光的歲月裡，已經失去生命鮮活的形狀。

你並不像我的父親。我不知道別人的父親應該以什麼角色出現在孩子的生活，但你從未認真地出現在我的生活裡過。你像初夏隆冬偶爾的季節初始，在轉換的時節裡出現，笑談幾句話、抽幾支菸，問我過得好不好？當我出來工作以後，時而涎著臉商借一點菸錢。你過得很好，像家庭不是你的。像我不是你的。我們是最親密的好朋友。

因此我其實不曾失去你。

你閃躲著我的眼睛，一場別離，我們卻不知道該怎麼將離別和愛恨憾訴諸語言。你霍地站起身來，瞬間我眼前只剩下你身軀籠罩的陰影。

「……妳不喜歡吃豆干嗎？我去廚房煎蛋給妳配好了。」

你在試圖對我示好。然而家裡長廊的電燈早就壞了，因此我看不見你對我好的樣子，只能聽見你沉重的腳步穿過走廊，打開瓦斯，熱油鍋以及敲擊蛋殼的，再細微也不過的聲響。

我忽然迷戀起這種黑暗。然而這跟所有情緒都無關，只是眼前逐漸安靜，靜默至消散的過程。

客廳好暗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家裡的燈就一盞一盞壞去了？

我吞下大把移轉的空間，以為……以為時光真會靜好。

手中的蛋敲破，蛋汁如同時間和回憶一般湧出，在平底鍋面上結固如實體。

你不煮正餐的，因為工作不固定的關係，對於吃飯這件事，從不按表操課。但在這棟房子裡，一個狹小破舊的廚房中，你無疑是一個消夜達人。我高中求學時你沒有工作，晚自習返家已晚，家裡約莫已沉沉睡去，餘你一人在廚房裡留一盞燈，攪和一些簡單食材。

我從未問過，你是否特意留一盞燈給我，或是那時間點純粹是巧合。當然，最後我們行走至這個漂泊的階段，我已知道你的消夜時間和我的返家，純粹在某個時間點上相遇了。你是一個投機的人，自己好，最重要。其餘的，看情況。

即便我沒吃過，同一時間點上你吃；我則放下沉重的書包，寬衣欲眠。

不知你是否意識到，這一次從家裡搬出去，我們即將入住的是一間小套房，裡面將不再有廚房。也將不再有你。你真的有意識到嗎？

有一年天氣蠻詭譎，二月底三月初了還天寒地凍。那天我放學得早，便先洗米煮飯等候媽媽和妹妹返家。不想穿著學校外套以免油煙味上身，我隨意披了件你以前常穿的外套，煮水預備熬湯。

洗菜、切菜，流理臺前，我的動作和你一般流利。

妹開門回家的腳步聲咚咚跑上樓：「我回來了……咦，爸爸？你要煮飯給我吃喔？你在煮什麼？」

我猛地回頭看她，兩個人的表情一樣驚訝。

以前，我們都那麼喜歡你。喜歡得願意相信，你正試圖做一個好爸爸。

很久以後，我才發現這幾年的反芻過程裡，其實我只有一個胃。

天明後，我們就只有沉默了。

嘿爸，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面對你。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？為什麼人生一場，你就非要一次妻離子散，非要讓我連你是否愛我，都無法明確定義？

你把我媽逼得這麼苦，逼得她近乎精神崩潰。我知道自己能挺住，我能扛住她們。終有一天，我要讓媽媽和妹妹都過更好的生活。我以為，我會是一個勇敢的、頂天立地的少年。為此犧牲身為女孩的柔弱，這沒什麼，三千煩惱絲一落，一場帥氣清朗，我沒在怕。

天總會亮。早晨的鏡子裡映出餐桌上杯盤狼藉，是昨晚消夜的殘骸；有些食物沒有吃完，殘餘的蛋留在裡頭。熟悉的烹調手法、相同的煮食習慣，總有一天人物場景都會變，回憶和蛋汁都會壞，只有無形的一些痕跡沾黏了下來。

「回去了，」你說，「妳和妹妹要把行李收好，晚上就要搬出去了，怕妳媽不放心。」

不放心。

不放心？

有些情感或寬恕，需要加倍的耐心和等待。對於人生，對於無法承認的一個父親，我，很有恨。

我們各自分離在各自的人生，尋求緊密卻又因緊密而彼此傷害。離家以前當然有時我們也爭吵，但我們畢竟，依然，相濡以沫。我都忘了，今天的目的是收拾。練習把對你的愛和恨都收拾起來，換一種沒有你的、也沒有負債的生活。

我和她們準備入住的小套房，座落在這城市一條曲折的巷弄間。傍晚時會有西曬的太陽，或許會有幾個鍋和電子爐，讓我們沒有瓦斯也能開伙；或許隔壁陽台的人還是會抽菸，所以時不時還是會有二手菸味穿越風聲飄來我們這裡；但就是，沒有父親了。

嘿爸，這次喚你，我便不再叫你了。自此以後我們是各自的朋友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你留在懸崖的白線上，車我要開走了，如果我們交會，請不要說話，只要交換一根菸。

我在鏡前看著自己，在襯衫外套上西裝，頭髮還是短，一臉瘦削剛毅。時間到了，轉身出門，留給鏡子一身藏青色的背影。

車行在通勤時間的巔峰走走停停，路上還是有很多的白線，換了城市也避不開。偶爾我點一根菸，不一定抽，只看見白煙從後視鏡裡飄出，而駕駛座的右方同樣沒有任何人。

明天已經要開始了，但是，今天卻還沒有要走的意思。